

昆滇風雲

人物传
大事记
大工程
地方志

沙溪古镇 滇藏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古集市

□ 郭笑笙 文 赵昆川 摄

云南剑川沙溪古镇的千年时光，像是歇息在各式各样的客栈里。这个滇藏茶马古道上“唯一幸存的古集市”，曾经每天都有巨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在此集散，客栈就是聚集这些人流和商贸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场所。由此观之，整个沙溪古镇也就如同一所客栈。万物都是天地间的过客，天地就是万物的客栈。李白说：“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。”苏轼说：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”以大地山河为客栈，用智慧和生命去旅行，徐霞客堪称世间第一人。他在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）农历二月十六、十七，观察、眺望和经过沙溪，并至少5次记录沙溪。



沙溪客栈



沙溪寺登街一角

黑惠江畔借乡而居

沙溪坝子几千年间族群迁徙，人们以沙溪黑惠江河谷为“客栈”，借乡而居。大约40年前，学术界提出“藏彝走廊”概念，人们审视沙溪的视野，从黑惠江畔向更辽阔的时空拓展——在几千年前甚至更古远的时间里，人类族群在岷江、大渡河、雅砻江、金沙江、澜沧江、怒江的大山大河间迁徙，移动轨迹向西北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达南亚次大陆，向北抵达蒙古高原，向南沿澜沧江和怒江到达太平洋和印度洋。丰富多样的文明类型在这个走廊里交融碰撞，催生出多彩的古代文化。

黑惠江作为澜沧江在洱海地区的重要支流，在“藏彝走廊”中的地位值得重点关注。河谷是古代人们移动的便捷通道和停息驿站，黑惠江与许多著名的大江大河一样，标示着人类族群迁徙的道路和方向。沙溪坝子的古代人类聚落，多是沿着黑惠江河谷建立，在河畔和湖滨，星罗棋布的已知古代聚落数量多达60余处。几千年间，多个族群或沿江而下或溯流而上，不同的人类基因和文化元素在沙溪坝子交融汇集，放射出璀璨光芒。

沙溪坝子的黑惠江流域，是距今约3500年甚至更古老的游牧文化、渔猎文化、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，向南与古代洱海地区的农耕文化连接，向北与游牧文化交汇。农耕的一个前提是定居，游牧则是逐水草而居。在远古社会，前者更容易产生具有创造性的劳动成果或艺术作品，比如动植物的驯化和培育、精美的石器青铜器木器及各种造像作品等；后者则在文化产品的交流传播、植物基因和人类基因的交流融合等方面占有便利。古代的沙溪居民，兼具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禀赋，既能在天地间借一片乡土安居乐业，耕读传家，创造艺术，也能在大山大河间追逐梦想走向远方。

徐霞客五次记录沙溪

过往的一千年间，沙溪天天都是集市。传说，徐霞客曾在沙溪的一间客栈歇息，这间客栈的名字叫“借乡居”，或其他什么名字。传说归传说，徐霞客在他的日记里，至少5次写到“沙溪”，这是史实。

明崇祯己卯（1639年）农历二月十六，天刚亮，徐霞客在剑川州城（今剑川县城）吃过早饭，从南街出城，走向石宝山。出城七里，经过罗尤邑。这个地方现在叫龙门邑，是著名的温泉古村。徐霞客一路行走，沿途都有人烟：“……皆有村庐。八里，一聚落颇盛。”这个颇为繁盛的村落，应该就是今天的甸南镇（引用《徐霞客日记》皆出于朱惠荣著《徐霞客日记校注》之“滇游日记七”，中华书局2017年第版，下同）。

徐霞客越过剑湖海门桥，观察河湖水势和山川地貌，第一次提到沙溪：“湖流所注，由海门桥绕山北而西，由其西尽处南捣而下沙溪。石宝山又在印鹤西南，东隔此溪南下，又西隔驼强江北流，故其路始从此溪北峡入，又从驼强江东峡渡，然后及石宝之麓焉。”这里的“印鹤”，今称“印盒”，“驼强”即“驼羌”或“桃羌”，即驼强江，今称羊岑河、桃源河，今有桃源村。清代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中说：“桃羌河，在州（剑川州）南三十里。”

徐霞客从一座大石桥渡过驼强江，经过宽广的田野，来到山脚下的驼强村，“有村庐倚南坡下，颇盛，是为驼强村”。他从村子南面上山，在山脊瞭望观察，第二次提到沙溪：“东望海门桥之溪，已破峡嵌底而南，有路随箐直下而就之，此沙溪道也。”准确记述了沙溪的方位、道路。

徐霞客登上石宝山山顶附近的山崖眺望，第三次提到沙溪：“有石梁西度，立梁上四眺，尚不见寺托何处。梁南两崖，溯水而上，已无纤径，而桥东有路，南逾东峰，则沙溪之道也。”

这一天，徐霞客游赏石宝山，当晚在寺中住宿。

第二天（二月十七），徐霞客从石宝山走向沙溪，一路山花烂漫：“其地马缨盛开，十余小朵簇成一丛，殷红夺目，与山茶同艳。”在这明媚的春天，徐霞客第四次记录沙溪：“二里，过一南度之脊，里余，越岭而南，始望见沙溪之坞，辟于东麓。所涉之峰，与东界大山相持而南，中夹大坞，而剑川湖之流，合驼强江出峡贯于川中，所谓沙溪也。其坞东西阔五六里，南北不下五十里，所出米谷甚盛，剑川州皆来取足焉。”徐霞客笔下的沙溪坝子，东西狭窄，南北纵长，盛产米谷，产量足够供应整个剑川州。

徐霞客在田野中穿行二里，来到一个大村子，名叫沙腿村：“从田塍间东南行，二里，得一大村，曰沙腿。”一般认为“沙腿”就是今天的沙溪，但朱惠荣先生考证，沙腿之名在唐宋时已经出现，即今沙登村。而且，徐霞客笔下已经多次明确使用“沙溪”地名，“沙腿”应是另有所指。

在沙腿村边，徐霞客遇到石宝山的住持僧人，他向徐霞客介绍了一条从石宝山通往滇西永昌（今保山）的捷径：“从此西四十里，过蕨食坪，即通杨村、兰州，由兰州出五盐井，径从云龙州抵永昌，甚便。”

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，这条通道从滇西进入藏区，并不经过洱海沿岸和苍山脚下。这也是古代滇藏间进行盐马贸易、盐铁贸易、茶马贸易的最重要最

便捷的通道。唐代吐蕃势力也曾由此通道南下永昌一带，遂有“唐标铁柱”故事。从蕨食坪（今石钟山附近的石龙村），经过杨村、兰州（今剑川马登），到达五盐井（今雒马五盐井）。在洱源县西，与云龙县接界，直达永昌。

徐霞客离开沙腿村时，第五次记录沙溪：“东南行塍间，三里至四屯，村庐甚盛，沙溪之水流其东，有木梁东西驾其上，甚长。”一般认为，“四屯”就是今天的寺登，也作仕登街。从徐霞客的行程记录看，他并没有在沙溪停留，就径直向东而去：“度桥，又东南望峡谷而趋，二里，由峡谷东向上者五里，得一坡顶，踞而饭。”他过桥离开四屯，一路向东又大约行走七里，在一个山坡顶上蹲着吃了干粮，在山上看到了最美的春色：“坡间万松森列，马缨花映日烧林，而不闻人声。”万顷松林间，马缨花像山火一般怒放燃烧，山林寂静，没有人声。这般意境，如此春色，仿佛仙境才有。

当晚，徐霞客到达今天洱源县境内的观音铺住宿：“二里，得观音铺村，已日暮矣，遂宿。”

当年徐霞客匆匆路过沙溪，至少五次写到“沙溪”，涉及方位、道路、河流、桥梁、景观、坝子、物产等内容。至今，天南海北的旅客在沙溪，会有人谈论徐霞客，传说徐霞客住宿过的“借乡居”客栈，歇着南来北往的人。但徐霞客并未在沙溪住过，天地如逆旅，路过和住过，并无本质区别，清代陈梦雷感叹：“人生寄一世，奄忽如逆旅。”今天，如能在马缨花盛开的时节，沿着徐霞客的足迹在沙溪小住，感受唐代刘长卿“逆旅乡梦频，春风客心碎”的意境，定会十分惬意吧。